

百年經典的延續 — 和合本聖經的修訂

洪放 聯合聖經公會翻譯顧問

和合本聖經於 1919 年首度面世，到今年 2009 年剛好九十周歲。但若從 1890 年傳教士在上海議決翻譯和合本聖經算起，當中的醞釀期已長達二十多年，期間於 1899 年出版使徒行傳單行本，1900 和 1901 年又推出四福音書各個單行本，所以嚴格來說，和合本已有百年歷史。有鑒於此，本文就題為「百年經典的延續—和合本聖經的修訂」。

代價高昂的聖經

百年前和合本聖經的翻譯，主要由外國傳教士主理，他們當時都認為這譯本只為滿足當代讀者的需要，最終還要靠華人教牧中的學者，用自己的母語親自翻譯出來的聖經，才是最理想。但誰會料到，這譯本自推出以來，便逐漸取代了其它所有文言文和白話文譯本，並迅速廣為華人基督新教信徒所採納，一用就是三、四代，多年來扶植了全球數十萬間華人教會，先後孕育了千千萬萬華人讀者的信仰，可謂影響深遠。

因此，對許多華人信徒來說，和合本聖經代表了他們整個信仰的根基，是絕不能動搖，也不能改變的，這包括聖經裏的一字一句。這種對聖經經文保守的立場和執著，其實是可以體諒的，尤其是那些為了持守信仰而經歷過苦難的人，他們照字面理解馬太福音 5·18 所說的「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但是這句經文的意思，其實是指上帝藉著摩西律法對人的旨意，都在耶穌身上完完全全地「成全」了，不是指聖經譯本的一字一句都不能修改。假使真的要嚴格遵守馬太福音 5·18 字面所說的，難道今日信徒所用所讀的經文，該是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原文聖經嗎？

上帝用現代語向人說話

基督信仰對聖經的見解卻不是這樣，而是深信上帝要用現代人所用的語言，向人說話和顯示上帝的大愛。基於這個理念，一千九百年前的初期教會早已把聖經翻譯成別種語言。然而，人類的語言不斷演變，這是不易的定律。上一、兩代人所用的語言，某程度上和今日的語言略有出入，若再過多幾代人，當中的差異就更大了。二百多年前自從第一家聖經公會成立以來，世界各國各地的聖經公會也一直努力不懈、孜孜不倦地把聖經翻譯成現代人的語言。對於僑居海外的華人、初信的信徒和我們的新一代，一個易懂易明的中文聖經譯本尤其重要。

其實早於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聯合聖經公會（成立於 1946 年，聯繫全球 145 個聖經公會，為超過 200 個國家和地區提供翻譯、出版、分發和推廣聖經服務的國際組織，香港聖經公會為港澳區唯一的成員）已投放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根據「意義相符，效果相等」的原則，翻譯和出版一部全新的中文聖經 — 《現代中文譯本》。然而，全球華人基督新教信徒仍然不願放棄用之已久、讀得耳熟能詳的和合本聖經；面世已有三十多年的《現代中文譯本》，雖然採用通順流暢、優美典雅的現代中文，始終不能取代和合本。

此外，近二、三十年，有個別出版機構先後出版了兩、三種中文聖經譯本；雖說是全新翻譯，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建立在和合本經文的基礎上，沒有擺脫和合本的影子。這些中文譯本都各有可取之處，讓讀者從不同的角度、不一樣的字句，去閱讀聖經。就如英語世界目前有四、五十種不同的譯本流通，華人有四、五種不同的中文聖經譯本，並不為多。可是，這些譯本始終不能取代和合本一個世紀以來在教會和信徒心中奠定的地位。

發現聖經文本新佐證

既然沒有任何新的中文聖經譯本足以替代和合本，但又正如以上所述，人類的語言不停演變，一百年前翻譯的和合本聖經，不少地方在語文方面，在用詞遣字上，確實已經不符合今日的中文表達習慣；在閱讀和合本經文時，常會遇到一些古字、僻字、方言詞，或一些容易引起歧義的用詞。另一方面，近三、四十年，聖經學者和經文考古校勘專家找到許多新的佐證，對聖經原文的理解和詮釋，都提供了很多新的亮光，這些都是一百年前和合本聖經翻譯者所沒有的。

例如 1947 至 1956 年間，在以色列昆蘭廢墟附近山崖上的十一個洞穴裏發現的《死海古卷》殘片，目前學者基本上都完成併砌還原、詳細分析，並陸續發表和出版研究結果。另外，近年學者對主前二百多年翻譯成古希臘文的舊約《七十士譯本》經文倍加重視，多番研究分析和提出許多新知卓見。這些學者近年努力鑽研的成果，聯合聖經公會都曾花費了不少資源，聘請這些頂尖專家加以搜集，整理成書，為全球聖經翻譯和修訂工作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近年外國主要語言的聖經譯本，無論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譯本，都根據和參考了這些資料翻譯或修訂而成，只是獨欠中文聖經還未與時並進，還未有譯本根據這些新的佐證和亮光翻譯或修訂而成。¹

二百年來致力中文聖經翻譯和傳播

為這緣故，聯合聖經公會早於上個世紀的七、八十年代經已重視華人信徒在這方面的需要，既然沒有一個全新的譯本能取代和合本，便決定不再重新翻譯另一個中文聖經譯本，而是修訂現有的和合本，並且廣泛諮詢台、港、新、馬等地教會領袖牧長，取得共識，於 1985 年正式開展修訂工作，先從新約著手，同時率先推出《新標點和合本》聖經，於 1988 年出版，經文基本沒有改動。

聯合聖經公會投放大量資源，積極推動修訂和合本這項重大的事工，就是要繼承一個世紀前先賢們用血汗辛勞建立的經典傳統，要延續這部傳世百載的中文聖經。聯合聖經公會承擔這龐大的工作，實在是具有一脉相承、繼往開來的深厚意義。可知道聯合聖經公會就如聯合國一樣，成立於二次世界大戰後，1946 年由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聖經公會共同創立，其中有歷史悠久的英國聖經公會、美國聖經公會、蘇格蘭聖經公會等。而正是這三家聖經公會在百多年前攜手合作，大力資助在華的傳教士翻譯和出版和合本聖經，並且為華人信徒在上海創立「聖書公會」（後易名「中華聖經會」，亦

¹ 2002 年出版的最新法語基督新教譯本 *Nouvelle Bible Segond* 和 1995 年出版的西班牙語 *Reina-Valera* 研讀本，都在注腳大量列舉古抄本、古譯本的異文和相關經文，英語的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也有這類的注腳，但數量較少，簡明扼要。

即香港聖經公會的前身)。當中的英國聖經公會，更早於二百多年前，委任首位來華的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並資助他翻譯首本在中國完成的中文聖經《神天聖書》。

由於這事工涉及全球華人信徒，聯合聖經公會致力邀請世界各地華人翻譯顧問和聖經學者共襄盛舉，同時又爭取各地教會和宗派的支持，以求修訂工作精益求精，提高修訂成果的代表性。到了 2000 年，聯合聖經公會更把這項修訂事工，鄭重移交給香港聖經公會全權統籌和主導有關事工，包括財政負擔。這個安排主要因為回歸後的香港，更有利於與內地廣大信眾和教會保持聯繫，而香港聖經公會也可充分發揮與各地聖經公會和海外華人教會的橋梁作用。由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內地各地神學院紛紛復校，聯合聖經公會就積極爭取大陸聖經學者的參與。1990 年代，中國基督教兩會（以下簡稱「兩會」）委派聖經學者參與修訂的審閱工作；2002 年 9 月，「兩會」領導接見香港聖經公會代表，商談支持《和合本修訂版》事工；到了 2003 年，「兩會」來函支持這修訂事工。《新約全書一和合本修訂版》於 2006 年舉行奉獻禮時，「兩會」領袖更親臨致賀。

和合本的修訂

修訂和合本主要根據以下幾個重大的原則：

儘量少改，非為修訂而修訂

保持和合本原有的風格

根據最新的標準版原文修訂，新約是依據由聯合聖經公會委托德國聖經公會於 1993 年出版的《希臘文新約聖經》第四修訂版，舊約是依據 1997 年出版的《斯圖加特版希伯來文聖經》，此外也參考其他語文譯本及考古學者對聖經抄本的佐證、校勘等資料

除忠於原文外，也重視中文語法之通順，並以最自然的中文來表達

在保持和合本風格這原則上，修訂員儘量保留原有的一些名句、金句等經文（如詩篇 23 篇、提摩太后書 3·15-16），不予改動，這是考慮到信徒多年已熟讀銘記在心，並尊重教會沿用多年的傳統經文。例如馬太福音 6·13b 主禱文的結尾：「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雖然今天的權威學者都認定這是後期增添的字句，原著是沒有的，大多數外國新譯或修訂的經文都不收入正文，《和合本修訂版》卻仍然收入正文，只是加注說明有古卷沒有這些字句，這樣做就是為了尊重教會沿用多年的主禱文。

忠於原文

為了忠於原文，反映原文的意思，排除歧義和引起誤解的可能性，也有極少數例外情況，不得不修改某些名句。約翰福音 3·16 的「獨生子」改為「獨一的兒子」，就是顯著的例子，原文根本沒有「出生」、「誕生」之意，而有獨一無二、獨特性質（unique / the only one of the same kind）的涵義²，《和合本修訂版》正文雖然修改為「他獨一的兒子」，仍不忘加上注腳說明這處或譯「他的獨生子」。另一個例子就是曾在和合本新約出現過 49 次的片語「從死裏復活」，這片語希臘文原文從來不用「死亡」這名詞，而是採用具有名詞「死者」意思的複數形容詞。不知為何原因，一百年

² 參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Based on Semantic Domains*, Johannes Louw & Eugene Nida,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88.

前和合本的翻譯者竟然疏忽了，把這個顯然具有「從死者中復活」或「從死人中復活」意思的片語，籠統地譯作「從死裏復活」，現在《和合本修訂版》把這個百年誤會糾正過來。

一百年前翻譯和合本聖經的外國傳教士所根據的原文文本，有不少地方到今日已經不算為最可靠、最接近原著的文本，而列作異文。例如約翰福音 9·36，當今原文標準的文本是作「人子」，而不作「上帝的兒子」。同樣理由，在加拉太書 4·6、腓利門書 1·6、希伯來書 9·14; 13·21、約翰一書 1·4 正文裏的「你們」，《和合本修訂版》現今都改用「我們」，把「你們」作異文放在注腳裏。凡此種種，《和合本修訂版》都予以處理，以致中文經文和目前外國重要語言的譯本經文對比時，就不會顯得落伍過時，格格不入，有欠標準。

增加注腳交待清楚

由於要忠於原文，如根據的原文文本和一百年前根據的文本略有出入，《和合本修訂版》就不得不加添許多注腳，予以清楚交待。例如已出版修訂版的新約，注腳比舊有的和合本多了六成，而詩篇、箴言這兩卷書裏的注腳，更比舊有的和合本增加了兩倍有多。舊約裏的注腳很多都涉及《死海古卷》、《七十士譯本》和其他古譯本的異文，尤其有些經節，《死海古卷》和《七十士譯本》（兩者都是主前一、二百年左右成書）都是一致的，反而有異於來自主後約一千年的馬所拉經文；當今舊約學者大都確認《死海古卷》和《七十士譯本》的原始性極高，比很後期才規範化的馬所拉經文更忠於原著。³

詩篇145·13就是一例，這一節在《七十士譯本》和《敘利亞文譯本》共有四句，而馬所拉經文卻只有兩句。在未發現《死海古卷》的一百年前，翻譯者還可以以忠於原文為理由，根據馬所拉經文只翻譯兩句。但《死海古卷》發現後，當中竟有一卷詩篇這一節共有四句，而且這篇詩篇是字母詩，每兩句的第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是按著希伯來文的二十二個字母順序排列，馬所拉經文其實在第13節開首的 mem 字母和第14節開首的 samek 字母之間漏了一個 nun 字母，現在有了《死海古卷》為證，添補的兩句把漏掉了的 nun 字母補回，還原了完整的二十二個字母詩。目前其他中文譯本在第13節都只有兩句，惟有《和合本修訂版》翻譯作四句（「你的國是永遠的國！你執掌的權柄存到萬代！耶和華一切的話信實可靠，他一切的作為都有慈愛」），可以說是跟目前通用的外國重要語言譯本一致了。

不必要的困擾

在加添注腳的過程中，曾注意到不少貼近原文翻譯的外國重要語言譯本，在一些原文意思不大確定的地方加注，說明原文意思不詳⁴，有華人學者提議《和合本修訂版》也應該照樣注明。修訂委員會經過多方考慮和諮詢，認為若常常加注告訴讀者經文原文意思不詳，會給讀者造成不必要的困擾，令他們無所適從，故修訂委員會決定不這樣

³ 關於舊約經文異文及加注腳的問題，請參閱香港聖經公會出版的《阿摩司書 — 和合本修訂版修訂綜覽》的「寫在前面」和附錄一。

⁴ 幾個貼近原文翻譯的英語重要的譯本，如 RSV、NRSV、REB、NIV 等，常在注腳指出原文意思或用詞不確定。

做，在原文意思不大確定的地方則多方查究考量，從而選擇把較有可能的意思翻譯出來。

關於「重視中文語法之通順，並以最自然的中文來表達」這項原則，《和合本修訂版》確實特別著意這方面，為要符合今日中文的表達習慣。在用詞遣字方面，分別以目前內地和港臺通用的《現代漢語詞典》和《新編國語日報辭典》為依據；若這兩本工具書都沒有資料，則進一步查閱一書兩冊的《現代漢語大詞典》。⁵讀者會發現，一些和合本昔日常用的詞，如「咒詛」、「逼迫」、「希奇」等，修訂版都改作「詛咒」、「迫害」、「驚奇」，這是因為根據上述的工具書，標準漢語不用「咒詛」而用「詛咒」，至於「逼迫」和「希奇」都有歧義，指「緊緊地催促」和「稀少新奇」的意思，而不是經文裏所要表達「迫害」和「驚奇」的意思。在極少數情況下，貼近原文翻譯若引起歧義，則不得不改用既符合中文語法，又能表達相近意思的字詞，例如和合本舊約出現了 30 次「掩面」，雖然這是忠於希伯來文的用詞「掩蓋/遮蓋」，但讀者會誤解作「尷尬」、「害羞」，而不是原文要表達的「不顧」、「不理會」的意思；故修訂版改譯為「轉臉」。

尊重使用「神」版的讀者

和合本舊有的用詞，有一些的確並不恰當，例如用了 30 次的「作孽」，其實是佛教用語，表達佛教信仰一些特有的信念，實在不宜用在基督信仰的聖經裏；修訂版都改用「作惡」。「奠祭」、「奠酒」其實是指用祭品向死人致祭，根本不適宜用來指向耶和華所獻的，故修訂版都改用「澆酒祭」。至於「神」一詞，當指假神、偶像、外邦神祇時，修訂版都一律改作「神明」，這一項修訂是為了尊重那些用「神」版的讀者，能清楚區分真神上帝和別的神明，尤其在聽臺上朗讀經文的時候。⁶

一百年前和合本翻譯成書的時候，剛巧是白話文的興起，一直以來都是以文言文書寫，白話文作書寫文字還不穩定，仍未規範化。當時提到牲畜的量詞，牛羊都用「隻」，有時甚至不用量詞（約伯記一章）；目前修訂版按照標準的用法，「牛」用「頭」，「羊」用「隻」，「馬」和「驢」用「匹」；至於「駱駝」，曾多方查究考慮，因為「頭」、「隻」、「匹」都可用，最後決定用「匹」。至於新約用詞「兄弟」和「弟兄」在區分血源關係的兄弟和泛指同胞同道方面，和合本有點混亂，前後不一致。出現 65 次的「兄弟」，在福音書都用作指有血源關係的手足，但從使徒行傳第 9 章起，卻全用作指同道同胞。至於出現了 319 次的「弟兄」，雖然多數表達同道同胞的意思，但在福音書卻有 40 多次用作表達有血源關係的手足兄弟。其中馬可福音 12·19-20 竟然一連兩節先後用「兄弟」和「弟兄」指有血源關係的手足。修訂版則嚴格一致區分，凡肯定指有血源關係的手足，都譯作「兄弟」（56 次），肯定年紀大的譯作「哥哥」（9 次），肯定年紀小的譯作「弟弟」（23 次），其他指同胞同道，或涵義廣泛而不確定的，都譯作「弟兄」（282 次）。

⁵ 《現代漢語詞典》（繁體字版），商務印書館，2001 年；《新編國語日報辭典》，國語日報出版中心編集，2000 年；《現代漢語大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0 年。

⁶ 關於「神」及「神明」的用法，請參閱香港聖經公會出版的《阿摩司書 — 和合本修訂版修訂綜覽》的「寫在前面」和附錄二。

在修訂和合本經文時，偶爾會遇到一些方言詞和俗字，例如「胳膊窩」（耶利米書 38·12），相信華南地區很多讀者都不知是指什麼，修訂版改為「腋下」，意思就很清楚。「崽子」是北方方言，在一些地方更是用來罵人的粗俗的話，修訂版根據上下文，把這個南方人不懂得讀的「崽子」改為「小熊」或「小駱駝」。「日頭」也是一個方言詞，修訂版都改為「太陽」。「曉得」也因為屬方言詞，多數都修改了，作「知道」（創世記 24·21）、「認識」（申命記 31·13）、「懂得」（箴言 1·2）或其他相若的動詞，只在少數地方因上下文已用了「知道」一詞（約伯記 14·21；詩篇 39·4；73·11；約翰福音 16·30）或其他原因，而例外地仍用「曉得」。此外，和合本昔日用的「脂油」，由於用上海話讀時，發音和「豬油」一模一樣，故都改為「油脂」或「脂肪」。

面對語文地域性差異的挑戰

《和合本修訂版》所要面對最大的挑戰之一，是中文在某程度上已有地域性的差別和區分。這些差異很多時是受方言的影響，例如香港人習慣說「乘搭」、「質素」，這些也容易解決，只要依據標準的、規範的漢語來定斷即可，如選用「搭乘」、「素質」。但有時語文的差距是來自各地區媒體的用詞習慣，例如「教訓」一詞，在臺灣已具有負面的涵義，多數用來指對某人「教訓一頓」的意思，修訂版基本上都不採用了，在指耶穌的「教訓」時，都改為耶穌的「教導」。「安寧」也是一例，在臺灣「安寧」已具有末期病人在等死的涵義（有些牧師要負責「安寧病房」事工），故曾考慮避免使用，但這原是一個非常好的用詞，形容一些地方或人的心境，既然臺灣以外的華人地區都沒有那種負面的涵義，修訂版還是採用「安寧」。新約在訂稿時曾考慮用「訝異」，這是臺灣媒體特別喜歡用的，但中國內地卻罕用這個詞，對香港讀者來說更糟糕，不單覺得這個詞生疏，而且不懂得用正確的粵語發音「訝」字，結果修訂版決定不用「訝異」，選用「詫異」。

延續使命

香港聖經公會自從 2000 年接過和合本修訂事工的棒子，於 2006 年出版了《新約全書—和合本修訂版》，之後陸續推出一系列《和合本修訂版》的產品，例如：希中英並排版、青年版、生活版，還有為各教會及福音機構出版的各種紀念版，已印行超過 50 萬本。世界各地聖經公會也紛紛推出《和合本修訂版》的雙語並排版，現已有中英對照、中泰對照、中德對照、中西對照等版本，而中葡對照的版本亦快將出版。

目前舊約經文的修訂工作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預計 2010 年下半年可出版整本新舊約全書的修訂版。但願這部傳世百載的經典譯本，藉著修訂更新，繼續造福千千萬萬華人信徒。

（本文部分內容曾刊載於《天風》2009 年 9 月第一期）